讀通鑑論

衡陽王夫之譔

肅宗

肅宗自立於靈武律以君臣父子之大倫罪無可辭也裴冕杜鴻漸等之勸進名爲社稷計實以居擁戴之功取卿相其心可誅也史稱顏魯公頒赦書於諸郡河南江淮知肅宗之立有國之志益堅若以此舉爲收拾人心之大計豈其然乎玄宗之召亂也失德而固未嘗失道也淫荒積於宮闈用舍亂於朝右授賊以柄而保寇以滋斁倫傷教誠不足以任君師佑下民而誅殺不淫未嘗如漢桓靈之

拷掠宋哲徽之竄逐也賦役不繁未嘗如秦之築長城治驪山隋之征高麗開汴渠也天不佑元宗而人不厭唐德祿山以凶淫狂騃之胡雛驟寵綱閑得志而驕無終日之慮其勢無錙銖之惠以餌其民蟪蛄之春秋人知其速隕豈待興武之詔始足動天下以去逆效順哉雖然肅宗不立而天下抑有不可知者幸而不然人不知其變之必至耳國雖不固君雖不令未有一寇甫興而即滅者秦之無道陳涉不能代之以興況唐立國百年民無荼毒凡寶之富庶甲乎古今豈易傾哉而有不可知者亂者所以召亂也止亂者亢亂之所自生也袁曹討董卓而漢亡於

袁曹劉裕誅桓元而晉亡於劉裕禍發而不戢惡知其極定之不早意外之變繼起而天下乃以分崩是則安史雖平唐尤岌岌也於稱其時元宗聞東京之陷既欲使太子監國矣其發馬嵬且宣傳位之旨矣乃未幾而以太子充元帥諸王分總天下節制以分太子之權忽予忽奪疑天下而召紛爭所謂一言而可以喪邦者在此矣盛王琦豐王珙皆隨駕在蜀吳王祇虢王巨皆受專征之命永王璘之出江南衆已抱異志而往是蕭梁皆兩分爭之勢也河北雖睢之義旅罔測所歸河西李嗣業且欲保境以觀釁安西李栖筠愈遠處而無適從李鄴雖心王室且斂兵入

井陘求主未得而疑同羅叛歸結諸胡以內窺僕固玢敗
而降之爲內導以擊河東朔方之肘此漢末荆益西晉河
西之勢也使一路奮起討賊而諸方不受其統率則爭競
以生又李克用朱全忠不相下之形也諸王各依一鎭以
立諸鎭各挾之以爲名抑西晉八王之禍也居今驗古不
憂安史之不亡而亡安史者卽以亡唐託元宗二三不定
之命割裂以雄長於其方太子雖有元帥之虛名亦惡能
統一而使無參差乎元宗之猶豫不決者以天下授太子
不盡皆楊氏銜土之罪也其父子之閒離忌而足以召亂
久矣肅宗亟立天下乃定歸於一西收涼隴北撫朔夏以

身嘗賊而功不分於他人諸王諸帥無可挾之勛名以嗣起爲亂天未厭唐啟裴杜之心使因私以濟公未嘗不爲唐幸也蓋肅宗亦未嘗不慮此矣而非冕鴻漸之所能及也肅宗自立之罪無可辭而猶可原也冕鴻漸斁大倫以徼擁戴之功唐雖錄之以安允爲名教之罪人惡在心奚容貸哉

李長源開闢至靈武肅宗命爲相而不受以白衣爲賓友疑乎其潔身高尙也而其後歷仕中外且終相德宗矣此論者所未測也抑而下之則譏其無定情始以賓友自尊而終喪其所守推而高之則謂其鄙肅宗之乘危自立素

大倫而恥與翼戴之列夫長源志深識遠其非始自尊而終耽寵祿也明甚若鄙肅宗之自立則胡爲冒險間行以參帷幄既與大謀又惡可辭推戴之辜邪夫長源之辭相乃唐室興亡之大機人心離合國紀張弛之所自決悠悠者惡足以知之元宗之幾喪邦也惟其以官酬功而使祿山懷不得宰相之忿餙技廷臣怨懟君父而逞其毒元宗出奔肅宗孤起於邊陲以待匡救於羣臣於斯時也人競乘時以希高位而不知所厭止者也凡天下一敗而不能復興之禍恆起於人覬貴寵而君輕爵位貴寵可覬則賢不肖無別而賢者不爲盡節爵位既輕則勸與威無以相

繼而窮於勸者怨乃以生長源知亂之必生於此
宗知其才欲官之而早已不受抑知必反此而後可以立
功也故肅宗與商報功之典而曰以官賞功非才則廢事
權重則難制莫若疏爵土使比小郡而不可輕予以宰相
之名唯然猶恐同功共事之人侈望之積習不化故己以
東宮之友倚任之重聯鑣對榻之隆而居然一布衣也則
人不以官位爲貴而貴有功不以虛名爲榮而榮有實天
寶濫竽之儆政人恥而不居而更始羊頭關內高緯鷹犬
儀同敗亡之覆軌不復蹈焉嗚呼此長源返極重之勢塞
潰敗之源默挽人心扶危定傾之大用以身爲鵠而收復

之功所自基也深矣遠矣知之者鮮矣以示人臣遇難致身非貪榮利之大節以戒人主邂逅相賞遽假威福之柄施不但如留侯習以全身之比也其後充幕僚刺外州而不嫌屈馴至德宗之世始以四朝元老任台鼎之崇進有漸也士君子登用之正當如此爾昭然著見而人不測乃疑其詭秘無恆也吳聘君一出出而即求枚卜視此能勿慙乎

自唐以上財賦所自出皆取之豫兗冀雝而已足未嘗求足於江淮也恃江淮以爲資自第五琦始當其時賊據幽冀陷兩都山東雖未盡失而隔絕不通蜀賦旣寡又限以

劍門棧道之險所可資以贍軍者唯江淮故琦請督租庸自漢水達洋州以輸於扶風一時不獲已之計也乃自是以後人視江淮爲腴土劉晏因之輦東南以供西北東南之民力殫焉垂及千年而未得稍紓嗚呼朝廷既以爲外府垂腴朵頤之官吏亦視以爲擅場耕夫紅女有胥匪旦以懸緡罟之誅求乃至衣被之靡麗口實之珍奇苛細煩勞以聽貪人之侈盜匪舌是出不敢告勞亦將孰與念之哉自漢以上吳越楚閩皆荒服也自晉東遷而江淮之力始詘然唐以前姚秦拓拔宇文唐以後自朱溫以迄宋初江南割據而河雒關中未嘗不足以立國九州之廣豈必

江濱海澨之可漁獵乎祖第五琦劉晏之術者因其人惜廉隅畏譏咎易於弋取而見爲無盡之藏竭三吳以奉西北而西北坐食之三吳之人不給饘粥之食抑待哺於上游而上游無三年之積一罹水旱死徙相望乃西北蒙坐食之休而民抑不爲之加富者豈徒天道之虧盈哉坐食而驕驕而佚月倍三釜之餐土無再易之力陂堰不修桑麻不事舉先王盡力溝洫之良田聽命於旱蝗而不思捍救仍飢相迫則夫削妻骸弟烹兄肉其彊者彎弓馳馬以殺奪行旅而猶睥睨東南姑勞人之采梠剝蠒也誰使之然非偏困東南以驕西北者縱之而誰咎邪驕之使橫佚

之使惰貪欲可遂則笑傲以忘所自來供億不遑則怏怒而狂興以逞其野人惡舌喑噫以脅羸懦之馴民其士大夫氣涌膽張恫喝以淩衣冠之雅士於是國家無事則依中滑附戚里而不惜廉隅天下有虞則降盜賊戴□□而不知君父何一而非坐食東南者之教猱豢虎以使農非農士非士日漸月靡俾波逝而無回瀾哉冀士者唐堯勤儉之餘澤也三河者商家六百載奠安之樂土也長安者周漢之所久安而長治也生於此遂教於此歟一移其儲偫之權於江介而中原幾爲無實之土第五琦不得已而偶用之害遂延於千載秉國之均不平謂何非均平方正

之君子以大公宰六合未易以齊五方而綏四海邵康節猶抑南以伸北亦不審民情天化之變矣

制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乃可以為天子之大臣易曰其亡其亡繫于苞桑九四捍禦之功不如上九之豫防足以傾否九五之不亡上九繫之也李長源當之矣其與肅宗議功臣之賞勿以官而以封邑故賊平而無挾功以逼上之大臣此之謂保邦於未危不然則如劉裕之誅桓元李克用之驅黃巢社稷隨之以傾矣其諫肅宗以元帥授廣平勿授建甯也故國儲定而人心一全二王兄弟之恩息骨肉猜疑之釁此之謂制治於未亂不然則且如太宗宮

門流血之慘元宗太平搆禍之危家國交受其傷矣太原之起秦王謀定而乃以告韋氏之誅臨淄不告相王而行非適非長而獨建大功變起宮庭高祖睿宗亦無如之何也非君父之舍適長而授庶少以權也使肅宗以元帥授建甯則業受命於己矣是他日之爭端肅宗自啟之也乃肅宗之欲命建甯非有私寵之情以建甯英果之姿成功較易則爲當日平賊計者固得命帥之宜廷臣自以爲允乃長源於圖功之始豫計未有之隙早塗塞以泯其迹決之一言而亂萌永塞所貴於天子之有大臣者唯此而已矣事已㚘禍已生始持正以爭於後則雖以身殉國家不

察其偽矣足賴哉且夫逆賊有必亡之勢諸將有克敵之能廣平雖才護建甯亦非深宮豢養無所識知者也假元子之寵纔爲將士先自可制賊之死命無待建甯而始勝其任長源知之審矣廣平爲帥兩京旋復亦非拘名義以暱大功知深慮遠與道相扶仁人之言其利溥此之謂也故曰必如是而後可以爲天子大臣也

借援夷狄導之以蹂中國因使乘以□□其爲失策無疑也然而有異焉者情事殊而禍之淺深亦別焉唐高祖知突厥之不可用特以孤梁師都劉武周之黨不得已從劉文靜之策而所借者僅五百騎未嘗假以破敵也故作屈

而終伸渭上之役太宗能以數騎御之突厥知我之彊而無可挾以逞也故其禍尤輕石敬瑭妄干大位甘心臣虜以逞其欲破滅後唐者皆契丹之力也受其冊命爲附庸之天子與宋之借金亡遼借元亡金胥仰鼻息於匪類以分其濡沫則彼已操我之存亡生死而唯其吞吸者也故其禍尤重肅宗用朔方之衆以討賊收京乃唯恐不勝徒僕固懷恩請援回紇因脅西域城郭諸國徵兵入助而原野爲之蹂踐讀杜甫擬絕天驕花門蕭瑟之詩其亂大防而虐生民禍亦棘矣嗣是而連吐蕃以入寇天子爲之出奔害幾不救然收京之役回紇無血戰之功一皆郭汾陽

之獨力唐固未嘗全恃回紇屈身割地以待命也則愈於
敬瑭遠矣有自立者存也夷考其時西京被陷而祿山酋
雖不敢入關孫孝哲安守忠李歸仁張通儒田乾眞之流
日夜縱酒宣淫而無戰志掠索民財人皆怨憤疊首以望
王師暨景倦破賊於扶風京西之威已振畿內豪傑殺賊
應官兵者四起肅宗旣擁朔方之衆兼收河西安西之旅
以臨亂潰之賊復何所藉於回紇而後敢東嚮哉此其故
有二皆情勢之窮慮不能及於遠大也其一自天寶以來
邊兵外疆所可與幽燕河北並峙者唯王忠嗣之在朔方
耳[元]宗自削其輔奪忠嗣而廢之奉忠嗣之餘威收拾西

陳者哥舒翰也翰爲祿山所困而稱病閑居朔方之勢已不振既以讒撤之以守潼關而俘沒於賊郭李雖分節鉞兵備已得同羅叛歸又扼項背以擊東下之肘故郭李志雖堅名雖盛而眞孤且弱不足壓賊勢於未灰陳濤之敗繼以清渠不得專咎房琯而謂汾陽之所嚮無前也推其致弱之繇元宗失計於前肅宗不能遽振於後積弱乍興不得不資回紇以壯士氣而奪賊膽其勢然也其一肅宗已至鳳翔諸軍大集李泌欲分安西西域之兵並塞以取幽燕使其計行則終唐之世河北跋扈之禍永消而肅宗不從急用回紇疾收長安者以居功固位不能稍待也其言

曰切於晨昏之戀不能久待徒飾說耳南內幽居父幾死於宦豎之手猶曰功在社稷晨昏之語將誰欺乎蓋其時上皇在蜀人心猶戴故君諸王分節制之命元宗且無固志永王璘已有琅邪東渡之雄心矣肅宗若無疾復西京之大勳孤處西隅與天下懸隔海岱江淮荊楚三巴分峙而起高材捷足先收平賊之功區區適長之名未足以彈壓天下也故唯恐功不速收而日暮倒行屈媚回紇縱其蹂踐但使奏效崇朝奚遑他恤哉決遣燉煌王以爲質而受辱於虜帳其情然也乃以勢言之朔方之軍雖弱賊亦散處而勢分統諸軍擊長安者凡十五萬回紇六千耳卒

之力戰以破賊者非回紇也圖愈於石敬瑭之金恃契丹蓋賈孟珙之僅隨虜後也故回紇弗敢睥睨而乘之以犇中國唯其情之已私則奉回紇以制人與高祖之假突厥而賓不用者殊是以原野受其荼毒而僕固懷恩且挾之以入爲寇難非汾陽威信之能服彊夷唐亦殆矣故用□者未有免於禍者用之有重輕而禍有深淺耳推其本原劉文靜實爲厲階僅免於危亡且爲愚夫取誠之嚆矢不亦悲乎

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但言敬也則以臣之事君者事父焉可矣乃抑曰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愛同於母奚

徒道之必盡抑亦志之必從飲食男女非所得閑也豈容以事君者事父乎責難於君敬之大者也責善賊恩傷愛之尤者也至於此則以臣之事君者事父陷於不孝以傷天性辱死及身而不足以贖其愆矣均一事也君父有過臣諫之則納者十之三四也雖不納而不施以刑殺者十之五六也遇暴君而見戮見殺十之一二耳抑雖死而終不失其忠子則不然子諫而父納自非至仁大聖百不得一焉況乎寵妾媚子君所溺愛位相逼勢相妨情相奪豈人子所能施其檠括乎申生以君安驪姬之故不忍辯而死君德失宗社危而以不忍君失其寵變之情任其煽惑

猶死無言臣而若此則非臣也臣以責難爲敬者也子之事父愛敬並行而敬繇愛起牀笫之歡私昵之癖父安而不得不安之忍以臣道自居哉非徒禍之及己而陷父以不慈也言焉而未有聽焉者也爭焉而未有能勝者也徒爲無益以召死亡庸詎非一朝之忿乎肅宗方在軍中而張良娣以護庇見疑黨於李輔國以亂政李長源惡之建寧王倓亦惡之嗚呼良娣雖不可容豈倓之所得惡者邪長源秉臣道之正以匡君倓違子道之常以逆父故肅宗雖惑良娣輔國雖伏機械以求害長源而終保全恩禮悠然以去於倓則發蒙振落擠之死而肅宗不生魏木之悲

其道異其情殊其得失不同而其禍福亦別豈有爽與小弁之怨所以不害乎為君子者幽王無忠直拂弼之臣而平王之傅亦徒訟己誣不斥褒姒之惡也當此之時肅宗任長源以腹心長源業不恤良娣之怨以與爭成敗則倓授規正之責於長源而可平情以靜聽乃欲殺良娣以為長源效不已傎乎相激丨昭父以殺子之大惡自貽之矣所惜者長源於倓投分不淺而不能固諫倓以安人子之職倓死乃追悔而力止廣平之忿怒至於他日涕泣以訟倓之冤亦已晚矣豈倓之剛愎不可與深言邪不然則長源善處人父子兄弟之閒功歷著矣而徒於倓失之抑又

何也

肅宗表請上皇自求還東宮修人子之職雖其飾詞亦子道之常耳而李長源料元宗之咈然果徬徨不進得羣臣就養之表而後欣然就道抑何至於此哉言之必如其事也事之必如其心也君子之以立誠而動物無有不然者也然有時乎以交天下之人猶出之以遜讓飾之以文詞抑以昭雝容謙挹之度而遠直情徑行草野倨侮之惡君臣朋友賓主之間蓋亦擇其可用而用之矣獨至於父子之際固無所容此也幼而哺以乳未嘗讓乳也長而食以食未嘗讓食也壯而授以室未嘗讓室也天性自然之愛

不忍欺也可欲者欲之可得者得之以誠請以誠受天子雖尊天下雖大亦將徹之卮酒豆肉而已矣父猶父也子猶子也奪之非怨予之非恩父母而賓客之豈復有人之心哉肅宗自立於靈武其不道固矣天下不可欺而尤不可自欺其心以上欺其父僞爲辭讓以告天下人亦孰與諒之乃於拜表奉迎之日悲歡交集之頃爲飾說以告父此何心邪賊未破京未收寸功不見於社稷則居大位而迨已破賊收京飲至論功正南面之尊乃曰退就東宮以於已稱上皇之老父乎肅宗之爲此也採元宗失之情而制之也若曰吾非不欲避位而天命已去

人心已離父且不能合羣挑衆以復貪天寶折服其不平之氣而使銷門戢志以無敢復他也嗚呼天理滅人心絕矣元宗聞曰彼已自立而復爲此辭者不以父待我而以相敵之情相制心叵測矣司馬懿稱病以謝曹爽唐高祖輸款以推李密其後竟如之何也尚能忘憂以安寢食哉不孝之大者莫甚於匿情以相脅故自立之罪可原而請就東宮之惡不可追非鄴侯之善處則南宮禁錮不待他日且使自斃於成都惡尤烈於衞輒矣羣臣表至元宗乃曰今日爲天子父乃貴所以明其不復願爲天子而自保其餘年也悲哉

張巡捐生殉國血戰以保障江淮其忠烈功績固出顏杲卿李憕之上尤非張介然之流所可企望賊平廷議褒錄議者以食人而欲詘之國家崇節報功自有恆典詘之者非也議者爲已苛矣雖然其食人也不謂之不仁也不可李翰爲之辯曰損數百人以全天下損者不恤其死則可矣使之致死則可矣殺之臠之齕而吞之豈損之謂乎夫人之不忍食人也不待求之理而始知其不可也固聞言而心悸遙想而神驚矣於此而忍焉則必非人而後可巡抑幸而城陷身死與所食者而俱亡耳如使食人之後救且至城且全論功行賞尊位重祿不得而辭紫衣金佩赫

殉顯榮於斯時也念齧筋嚙骨之慘又將何地以自容哉守孤城絕外救糧盡而餓君子於此唯一死而志事畢矣臣之於君子之於父所自致者至於死而蔑以加矣過此者則愆尤之府矣適以賊仁戕義而已矣無論城之存亡也無論身之生死也所必不可者人相食也漢末餓賊起而禍始於隋末朱粲起而禍乃烈然事出盜賊有人心者皆惡之而不忍效忠臣烈士亦馴習以爲故常則後世之貪功幸賞者且以爲師而惡流萬世哀哉若張巡者唐室之所可褒而君子之所不忍言也李翰遊辭以導狂瀾吾滋懼矣

史思明降而復叛肅宗使烏承恩陰圖之而給阿史那承慶鐵券以離其黨事覺而速其反謀之不臧祇以速亂雖然亂自速耳卽弗然而思明豈悔過自新終於臣服者哉張鎬之策李光弼之請非過計也安慶緒欲圖思明耿仁智烏承玼乘其危疑而誘之以降於時慶緒孤保鄴城不亡如綫思明旣慝其圖已抑料其必亡姑為自全之計持兩端以覬覦其不可恃也亦較著矣慶緒之心旣非不可解之仇撫難數易而唐室君臣復東京而志已滿回紇歸子儀弱威力不足以及河朔明矣思明何所懼復何所歆而已張之爪距弭耳受柙乎曠歲無北伐之師思明自已

俄頃失不反何待爲討賊易平亂難誘賊降亡易受賊之降難能受降者必其力足以殲賊而姑容其歸順者也威不足制德不足懷賊以降餌己己以受降餌賊方降之日即其養餘力以決起於一旦者也非高位厚祿溢言重賜之所能撫也非輸粟齎金安插屯聚之所能戢也非深謀秘計分兵散黨之所能制也誠視吾所以致其降者何如耳重兵以臨之屢挫而奪其魄如諸葛公之於孟獲岳鵬舉之於羣盜而後可開以自新之路而不萌反復之心故林宗之失在不聽鄭侯之策並塞以攻幽燕使諸賊失可據之穴魂銷於奔竄而後受其歸命之忱薄錄其將解散

其兵乃可以受降而永綏其亂失此不圖遽欲挽狂瀾以歸坙肅可得哉鄭侯去國兵無謀主郭李之威盡於一戰思明再叛河北終不歸唐非但烏承恩之謀淺李光弼之計左也梁武之威不足以懾侯景唐肅之威不足以制思明養縱與激亂均為失策張鎬雖能先知亦將如之何也獨令承恩之計行與承慶共斬思明而承慶承恩又一思明矣數叛之人不保其終愈疑愈紛愈防愈潰河決而塞之難潰而斂之其亡速矣

將與兵必相得也兵不宜其將非弱則訌唐節度使死因察軍中所欲立者授之亦未為過也其事自肅宗以平盧

授俟希逸始於是唐權下移終其世於亂而國以亡盖人君之心行可洞然昭示使天下共見者雖雄猜如曹孟德而亦無所隱有藏之密慮之熟決於一旦而天下莫測者雖孔子之墮郈費亦未嘗示人以欲墮之志非疑於人信之在己者深也唐之中葉節度使各有其兵而非天子所能左右其勢成矣察三軍之志立其所願戴者使軍效於將將效於國亦不容已之勢也非可以漢高旦馳入營奪韓信張耳之軍行焉者也惟然而此意可使將與兵知之乎軍有帥有偏禆帥死而偏禆之可任與否非不可以豫知者也其爲忠爲逆爲智爲愚爲寬爲嚴天子與大臣辨

之審而慮之早則帥一死而赫然以軍中所欲奉之主授以節鉞而不待其陳請則帥既感其特恩兵亦服其夙斷旣憚其明見萬里之威復懷其寬貸我心之德雖有桀驁敢生攜貳乎天下止此數鎮鎮之偏裨止此數人天子大臣曾不察其可否而待迫以詢之羣小邪劉後主之闇也猶能使李福問帥於諸葛方病之日若祭遵來歙死於倉卒而兵柄有歸尤先事以防不測其計定矣惡有懸三軍之任搖搖不知所付帥死而後就軍中以謀用舍哉又況所遣者奄人賄賂行威權替李懷玉得逞其姦而唐無天子養亂以垂亡寄生之君尸祿之相不足與有爲久矣將

有材而不能知筭有情而不能得浸使不問軍中自爲矛䂎其名亂尤速也操大權者非一旦之能也

安史之賊自滅也互相殺而四賊夷唐不能俘馘之也前之復兩京從之收東都皆乘其敝而資回紇之力李郭亦因時以取大勳非有血戰之殊勞焉以戰功論李光弼奮其智勇克敵制勝之功視郭爲多郭則一敗於清渠再潰於相州功尤詘焉然而爲唐社稷之臣天下倚以重輕後世無得而議者又豈徒徼虛譽乎任天下之重者莫大乎平其情以聽物之順逆而不挾意以自居於勝此唯古之知道者能之故詩稱周公之德曰赤舄几几言其志定而

於士皆安也夫有攬天下於己之心其心危有疑天下而不自任之心其心詖心者藏於中而不可揜者也藏於中而固不可揜故天下皆見之而恩與戮疑與信報之以不爽汾陽以翹關負米起家而暗與道合其得於天者三代以下莫與之倫矣能任也則不能讓所謂豪傑之上也韓信馬援是已能讓也則不能任所謂保身之哲也張子房李長源是已汾陽於位之崇替權之去留上之疑信讒佞之起滅乃至功之成與不成俱至則受之受則任之而無所容心於其間情至乎矣而天下不能測其所爲山有陂陀則測其峯之起伏水有瀠洄則測其波之回旋乎平湯

蕩無爲無下無曲無奇而物惡從測之哉天下既共見之而終莫測之大哉乎情之爲用也四海在其度中賢不肖萬殊之情歸其範圍矣相州師潰汾陽之威名既損魚朝恩之譖行肅宗奪其兵柄授李光弼數年之內光弼以元帥擁重兵戮力中原若將駕汾陽而上之也乃許叔冀叛於汴州劉展反於江淮段子璋反於梓州楚州殺李藏用河東殺鄧景山行營殺李國貞荔非元禮內亂蠭起此撲彼興迨乎寶應元年汾陽受王爵知諸道行營而天下帖然內既寧而外自戢史朝義釜魚之游不能以終日弗待血戰之功也嗚呼是豈光弼智勇之所能及漢魏以下將

相大臣之能得於天下者乎董卓不足以亡漢亡漢者關東也桓元不足以亡晉亡晉者北府也黃巢不足以亡唐亡唐者汴晉也然則安史非唐之釁而乘時以蠭起者鹿不知死於誰手汾陽一出而天下熄其建威也不過新王元振四十餘人而已天下莫敢復亂唯其平情以聽權勢之去來可爲則爲不可爲則止坦然無我之大用人以意揣之而不能得其要領又孰知其因其心而因物以受寵辱之固然者乎僕固懷恩亂人也張用濟欲逐光弼而懷恩曰鄴城之潰郭公先去朝廷責帥故罷公兵引咎以安衆心何其似君子之言也非公安土敦仁不舍几几之度

淪浹於衷心懷感豈足以及此哉人臣之義憂國如家性
之術也社稷之任任己而不可辭道之任也篤忠貞者汲
汲以謀濟而勢詘力沮則必有不平之情此意一發於中
必動於外天下乃爭務於功名而忘其忠順姦人乘之亂
因以起唯兹取立功匡主之情夷然任之而無取必於物
之念以與天下相見於冰融風霽之宇可爲者無不爲焉
則雖有縱縱不軌之徒亦氣折心灰而不敢動不言之言
無功之功固紀稱之曰大人允矣其爲大人矣以光弼之
忠勇不下於公而天下不蒙其祐兩將相衡度量較然矣
孤臣孽子感疢疾而憤興雖然亦存乎其人爾抱倜儻不

平之委者安樂易以驕變危乃以惕則晉重耳越句踐是已其不然者氣折則神益昏心危則志益溺使德輕車男康壯猶免於折軸輪轅也中宗幽辱於房州因與韋氏曜以自安而制於韋氏身爲戮國幾喪固無足道矣肅宗之明能任李泌其斷能倚廣平雖不廢聲樂而無淫荒之癖是殆可與有爲者其在東宮爲李林甫楊國忠所離閒不廢而死者幸耳靈武草創履行閒者數年賊逼於外援孤於內亦可謂與憂患相終始險阻備嘗者也而既歸西京討賊之功方將就緒苶然安順制於悍妻迫於家奴使翹兵劫父囚處別宮唯其所爲莫之能禁乃至蒙面喪心怨

李輔國日聊寄防微杜漸以安社稷天倫泯絕若此之酷者豈其果有梟獍之心乎畏輔國之擬六軍禍將及己而姑以自全耳黜蕭華相元載罷子儀乃至聞李唐之諫泣然流涕而不敢修寢門之節與冥頑不慧之宋光同其陷溺乎非憂患深而鋒稜絀以至於斯哉其任輔國也猶良娣也其嬖良娣也亦非徒悅色也當在靈武時生子三日而起縫戰士之衣畏刺客而寢於外以身當之患難之下呴沫相保惻然之心一動而沈酣不能自拔縱遣驕橫莫能復制日銷月靡志不守而神不興不復有生人之氣岌岌自保之不遑於是而泯忘其天性所必然矣鄉使以元

子之尊早受冊立無姦臣之搖動無巨寇之摧殘嗣天位撫金甌則固可與守文而豈其喪心失志之爾爾邪嗚呼豈獨天子爲然乎上起孤寒之族際荒亂之世與炎寒之流俗相周旋凍餒飄搖激而特起念平生之坎坷懷恩怨以不忘主父偃曰日暮途遠倒行而逆施之一飯千金睚眦必報蘇秦劉穆之元載身陷大惡爲千古僇皆狹疾之深反激而愈增其狂戾也故曰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處約而能不以女子小人醉飽金錢爲恩怨者鮮矣此亂世所以多敗德也

代宗唐諱世代宗猶言世宗近人欲以加景皇帝其不學如此

代宗聽程元振之譖流來瑱殺之而藩鎭皆懷叛志僕固懷恩以是樹四降賊於河北養亂以自固終始爲唐巨患其上書自訟指瑱之死爲口實用拒入朝之命夫來瑱之誅豈其無辜而僅以請託不從致元振之怨乎瑱之誅亦法之所不貸者也其鎭襄陽也以李輔國之私人奪韋倫而待之引降賊張維瑾等爲爪牙收人心以據大鎭召赴京師而不至從鎭淮西而不行縱兵擊裴茙禽送京師爲朝廷以行辟唐藩鎭之抗不受代圖不軌者盍自瑱始殺瑱而藩鎭怨縱瑱而藩鎭抑驕兩俱致亂之道殺之而咎其刻不殺則必聽之而抑咎其偷已成之咎怨之所歸不

知反此而咎又將任彼矣肅宗以來驕縱養癰勢將必潰斷法以誅瑱固非淫刑以召叛也瑱不死僕固懷恩谿壑之欲又豈易厭乎乃若代宗之所以不克懲亂而反以致亂者殺之非所以殺也刑者帝王所以懲天下之不恪也刑濫於不當刑人固自危而猶不敢欺且冀其偶失而終能不濫則疑怨不深唯刑施於所當刑而不以其道天下乃測其刑之已窮而怨其以機相陷也乃始挾毒以相報當來瑱襄陽跋扈之日唐不倚之以討賊瑱固無恃以脅唐藩鎮林立勢不相下瑱卽叛賊以速亡則使正名聲罪以致天誅夫豈有大害於社稷哉而惴惴然將迎之不遑

殺裴茙以媚之虛相位以餌之魚脫於淵然後假通賊之函辭加以不當辜之辟藩鎮之怨非徒怨也固將曰瑱擁兵不入唐固無如瑱何唯倔強者可以免禍而瑱自投其阱吾知戒矣蜀賊以爲援抗命而不朝膺隼揚於寥天豈矰弋之能加哉蘇峻曰吾寧山頭望廷尉不能廷尉望山頭孱主庸臣之伎倆在姦雄心目之中以怨爲名而非怨則持魁柄以相制而相持也藉令當瑱違命之日下尺一之詔責以不可貸之法使束身歸闕則姑貸其死而貶之不則舉六師以急清內賊則河北羣醜且震動以弭其邪心況方在立功反謀未決之懷恩哉

以文取士而得眞才以行取士而得篤行則行愈於文多矣以文取士而得僞飾之文以行取士而得僞飾之行則僞行之以害人心壞風俗傷政理者倍於僞飾之文支離浮曼而害止於言也且設科以取士則必授之以式矣文者言治而要之事言道而要之理卽下至駢偶聲韻之文亦必裁之以章程可式者也行而務爲之成法則孝何據以爲孝之程廉何據以爲廉之則邪不問其心而但求之外非梟獍皆可云孝非盜賊皆可云廉不可式者也極其弊委之守令而奔走於守令之門臨以刺史而奔走於刺史之門以聲譽相獎以攀援相競乃至以賄賂相要父母

爲羔鴈廉恥爲儀俳其不率天下以狂趨者能幾也鄉舉里選三代之法也而殷之大國方百里周之大國五百里而止其小者五十里耳卽其地選其人官其士君大夫世與相狎而賢姦易辨猶今置鄉者皆於一村一社而已則公議固不容掩也乃以四海之遼絕刺史守令三載之乍臨求知巖穴之行服賈以知人之哲而升朝以任天下之大何易易邪又況曲士之垂脥而干請縣吏之鬻民以徼利者哉漢之舉孝廉舉其爲吏於州郡者也既爲吏而與一鄉之政能否可知其大凡矣而淸濁異流臭味異合請託易集雖比相怙孝者固非孝廉者固非廉也漢末之得士

槩可見矣況使求升朝而理易地而官者於未登仕籍之處士乎楊綰懲進士之亡實欲復孝廉之舉終不可行論者惜之惜之者亦嘗體人情揆事理周世變究終始浮慕古昔而徒以空言居勝者也綰未幾而奏罷孝弟力田科以無實狀多僥倖故廢之綰亦自知其前之失言矣然則行不足以取眞士而以文取者可得士乎夫非謂文之可以得士也設取士之科者止以別君子野人而止耳雖有知人之哲不能於始進而早辨其賢姦也故三代之法觀之於飲觀之於射觀其比禮比樂內正外直之度拜起揖讓之容而已鄉飲行而令語觀其稱古昔道先王而已觀

之於此而君子野人之辨可十九得也過此以往衆奏以
言明試以功皆論定後官之㑹乃以察其賢不肖而進退
之然則立法以取士試之以策問試之以詩賦試之以經
義亦猷射之遺意而變通之豈期於此而遂得眞士哉習
文教而與聞乎德言之緒論爲野人之所不勝旣循乎君
子之途則可望以循此而上逮耳𢾾之以政而習懸勤惰
忠佞貪廉自有秉憲者執法以議其後其可縣行設爲標
格使之觭僞以藏姦乎若夫學校之設將士類於始進不
當專求之文而必考其閫門之素履正士習育賢才戢不
淑之微又不待登進之日也然而方在子衿之列修子弟

之敬愛絕公門之請謁亦士之常耳或既貴而喪其所守詎可遽以此爲賢而授之大官大邑乎以行拔不肖之罰而以文求君子之度流品清而僞行抑不敢冒斯其於取士之法殆庶幾與

盈唐之廷而發程元振之姦者太常博士柳伉也唐可謂廷無人矣抑考古今巨姦之在君側大臣諫官緘默取容小臣寒士起而擊去之若此類者不一夫人君亦何賴有心膂股肱之臣哉誠足悲已乃其閒抑有辨焉如其姦邪得勢執闇主之權生殺在乎士大夫與爭而不勝因起大獄空君子之羣誅戮流竄流血朝廷檻車載道而綸扉卿

罪偏附私人故姦已露勢將傾而無有能詰者於是一介之士迎其機而孤起以攻之此固無容深怪已程元振得權以來所譖而誅者來瑱固有可誅之罪也所忌而逐者裴冕猶得刺州以去未有大傷也李峴與相不協仇之事峴且與謀未嘗先發制峴而安位自若省寺臺端類非繇元振以升而害亦不及士大夫固優游華處於朝右雖禁之使瘖而讓搏擊之舉於一博士平遭國痿痺無生人之氣何其甚也宋之諫臣遷謫接踵於嶺南而諫者日進唐無貶竄之禍而大姦根據莫之敢搖無他上委靡而下偷容相養以成塞耳蔽目之天下士氣不伸抑無有激

之者也進無聽從之益以仰庇宗社退無誅逐之禍以俯首遁聲雖欲扼腕昌言卒贊吟而吞泣耳無惑乎視糾謬鋤姦爲迂闊之圖人競靡隨而保容容之福也是以藥猶故御之朝廷不如水火交爭之士氣也

擁重兵居高位立大功而終叛類皆有激之者唯僕固懷恩不然來瑱雖誅然無功於唐而擁邑爲君上下之猜嫌久矣非彭韓在漢蘇祖在晉比也雖誅十瑱懷恩自可坦然無危疑也代宗推心以任懷恩至於已叛猶眷眷不忘養其母糾其女且曰朕負懷恩程元振魚朝恩雖不可久恃而方倚懷恩以沮汾陽抑不如楊國忠之於祿山矣懷

恩不叛傲游擲王爵於朔方何嫌何懼不肯富貴以終身
邪河北初平大功已集薛嵩等迎拜馬首乞隨行間正其
策勳鳴豫之日矣遽起異心養寇樹援爲叛逆之地辛雲
京閉城自衛豈過計哉駱奉仙雖爲雲京行說以發其反
謀亦非縣坐以本無之志而陷以惡逆辛雲京李抱玉先
事之知耳非激之也然而冒昧以逞決志不回此何心哉
傳曰狼子野心洵懷恩之謂與乃若唐之召叛也其失在
過任懷恩耳許回紇之昏而以懷恩之女妻之使結戎狄
以爲援有藉而得起一失也命雍王爲元帥進收東京不
遣帥副而以懷恩領諸營節度爲雍王副二失也奪汾陽

兵柄以朔方授懷恩三失也功已立權已張位已極人臣而遏上內有河北之援外結回紇之好睥睨天下冀己若也汾陽亦不得不解元帥之任以授之汾陽且爲之屈懷恩目中不復有唐矣鷹飽則颺豈待激之而後叛哉雲京不發其姦懷恩之逆特遲耳禍速則其根本未固河北四鎭初分土得兵尚未有生聚固結之資以攜懷恩而蠭起使其羽翼已成羣凶翕聚幸而爲祿山不幸而爲石敬瑭矣唐之不亡其餘凡幾也夫人之所受如其器而止溢於器則汎濫不可復收並其器而亦傾懷恩可使爲偏裨聽汾陽之頤指者也故當李光弼入軍之日而能止徧小之

亂過此則謚矣雖自速其亡亦所不恤也叛之速而禍止於太原與奉天河北不與俱起猶雲京抱王之功也借曰幼激則其反也在程元振既誅之後徒委罪於元振豈定論乎以大任委人不擇其器未有不亂者也

廣德二年戸部奏戸口之數二百九十餘萬較天寶戸九百六萬九千有奇僅存者三之一也而猶不足叛賊之所殺掠藩夷之所蹂踐亂軍之所摽刷死絶逃亡而民日以耗固也然天地之生盈而必消消而抑長民之自惜其生幾獄稍定必即謀田廬育婦子筋骸以習苦而婚嫁以殺禮而易亦何至凋零之速是哉蓋國家所以安集其人

民而足其賦役者恃夫法之不亂政之不苛胥吏無所容其姦猾胥無所售其僞耳喪亂猝興而典籍亂軍儲數動而遷徙雜役繁賦重有司以消耗薄徵輸不及之責而利報逃亡單丁疲戶徼幸告絕而黠民乘之以衆爲寡以熟爲萊墮賦於僻遠歷機之鄉膏腴產長子孫者公爲籍外之游民墨吏蠹胥販籍猾胥市脫漏乃使奉公畏法之愿民代姦人以任國討戶日減科斂不得不日增昔以三而供太平之常賦今以一而應軍興之求索故其役兩稅行而稅外之苛徵又起杜甫所爲哀寡婦誅求之盡者良有以也民之重困豈徒掠殺流亡之慘哉第五琦元載之貨斂

愈酷瘠民之詭漏愈滋官胥之欺詐愈劇此一百九十餘萬者猶弗能盡隱而聊以塞上之誅求者也以此知廣德之凋殘上損國而下病民誠有以致之益亂世必然之覆轍矣賦輕役簡官有箴民有恥雖兵戈之餘十年而可復其故亦何至相差之邈絕乎

讀古人書不揆其實欲以制法則殃民者亦攀援附託以起非但耕戰刑名之邪說足以禍天下也三代取民之法皆曰什一當其時必有以處之者民乃不困其約略可考者則有中地下地一易再易田萊相參之法名爲什一非什一也以國之經費言之天下既自上古以來封建相沿

而各君其國以與天子相頡頏以孟子所言率今一小縣而有五世之廟路寢三門之制百官有司則以周初千八百國計之以次國二卿爲準南不盡楚塞西不踰河隴東不有吳越中原侯甸未訖六州而爲卿者已三千六百人食一千六百之衆而大夫士府史胥徒坐食無算今天下十不得一也幣帛饔飧見於聘禮者如此其繁比年三年數舉而徧於友邦皆民之晝耕夕織勤苦而僅獲者也後世而幸免此矣則無三王寬恤之仁而欲十取其一以供貪君之慢藏哀哉苟有惻隱之心者誰忍言此哉然而第五琦竊其語以横徵欲誌其非則且曰此禹湯文武我

中正之法以仁天下而孟子謂與於務道者也胡不可行也乃代宗行之三年而民皆流亡卒不可行而止以此推之後世無識之士欲撓亂成法謂三代之制一一可行之今適足以賊民病國爲天下僇類此者衆矣不體三代聖人之心達其時變而徒言法古者皆第五琦之徒也惡適於商鞅矣何也彼猶可鉗束其民而民從之此則旦令行而夕哭於野無有能從之者也三十取一民猶不適有生况什一乎

以道宅心者天下所不能測也兵凶戰危以死爲道者也以死爲道然後審乎所以處死之道審乎所以處死之道

然後能取威制勝保國全民不戰而屈人之道成裕於中而得其理錄其功之已成觀其所以成功若有天幸乃其決計必行之際甚凶甚危而泰然不疑若不曙於禍福生死以微幸皆人之所不測也不測之則疑其智之度越而善操利鈍之樞夫豈然哉知死爲其道而處之也不惑耳回紇要郭汾陽相見汾陽知戰之必敗而唯以身往赴之之一策可以抑鋒止銳而全宗社於斯時也固不謂往之必死也亦不謂往之必不死也雖死而無所恤焉而已故藥葛羅情窮而辭屈懾於其不畏死之氣則未知殺公以後勝敗奚若而心已折氣已餒矣決於死則情志定情志

定則神氣平而條理現免胄投鎗之際一從容就義者大雅之風裁也處死之道致一而已致一則神全神全則理裕理處其至裕而事必應乎其心凡人之情局於目前而迷於四際者固不足以測之遂相與詫之曰其不可測也有若是哉不則其有天幸乎夫惡知所守之約爲恐懼疑惑之所不得乘哉其謂子晞曰戰則父子俱死不然則身死而家全聊以慰晞而已非公之本志也告藥葛羅曰挺身聽汝殺之將士必致死與汝戰亦示以不可勝耳非挾將士之報讎死戰足以懾回紇也公之心則惟極致於死而固無必生之計也附

代宗委權以驕藩鎭而天下瓦解其柔弱寬縱也人具知之抑豈知其失也非徒柔弱不自振之過哉惟握深險之機以與天下相劘相制而一人之機固不足以敵天下也代宗之機得之於老氏老氏曰將欲取之必固與之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剛此至險之機也而代宗以之固爲寬弱以極悍戾者之驕縱驕縱已極人神共憤而因加之殺戮也不難將自以爲善制姦慝而必死於其手乃天下習知其術而受其與不聽其取乘弱制之以不復剛終處於無何而權以倒持安足以馳騁哉自敝而已矣李輔國惡已極而殺矣程元振惡已極而流矣魚朝恩惡已極

而誅之俄頃矣假手元載以殺朝恩復縱元載以極其惡而械又族矣當其姑爲隱忍則輔國繇三公而王唯其志也程元振位驃騎激怒羣情挫抑汾陽唯其志也魚朝恩總禁兵判國學隷視宰相發汾陽之墓鉗制朝政唯其志也然猶曰宦官已掌禁軍有不測之防弗能驟討也元載以一書生貪猥無狀自可折箠以鞭笞之者乃顏眞卿爲之坐貶楊綰爲之左遷李少良爲之杖死且寄鄴侯於江外一唯其荼毒而莫之禁其處心積慮欲甘心於載者已非旦夕且必俟其惡盈而後殛使害已播於天下乃以快刑殺於俄頃凡誅四肘腋之臣皆以老氏之深機圖之而

藉口以號於天下曰吾非忍殺之也彼自殺而我因之也亦險矣哉夫四豪者依附左右弗難制者也不若是而誅殛之也有餘卽若是而誅殛之也亦弗能抗也故代宗得以用其機而終投其阱乃恬此以爲脅持天下之具餌藩鎭而徐圖之則愚甚矣來瑱不臣已著舉天下以討一隅易矣而餌之以宰相誣之以通賊然後殺之僕固懷恩已反勢且潰敗而猶爲哀矜之說以恤之於是梟雄之帥皆測其險詐卽乘其假借之術逞威既得而不復可制故懷恩受副元帥而後叛田承嗣受平章事而終不入朝李靈曜崔旰朱希彩李正己李寶臣皆姑受其牢籠而終逸於

柙阱一人之險何足以勝天下哉況復縱之而莫之能收
故曰其愚尤甚也元載死用楊綰而任之意且與綰深謀
制羣雄而快其夙恨綰卒乃惑悉而廢然返耳藉其不
然誅夷行於一方則四方愈為搖動然而無慮也元載殺
朝恩而帷蓋之恩不保綰雖忠亦必慮及於此以自處於
不才之散木挾詐之主未有敢與深謀者也信乎老氏翕
張取與之術適以自敝孰謂漢文几杖賜吳之智為能制
吳之死命乎帝王之誅賞奉天無私猶寒暑之不相貸也
邪說興詭行起饕此以為術而天下之亂日生可勿戒與
李長源當肅宗之世深觸張良娣李輔國之怒拂衣而歸

衡山何其快也其於元載也未嘗斥其惡以糾責之徒以賢叅不可竝處而去之則引身歸嶽不猶便乎乃置身參佐託魏少遊以自全又何屈也夫豈葸畏無端而不能自持也哉達人之通識度己度人因時以保明哲之身而養國家和平之福非一槩之說所可執爲得失也長源之於肅宗在東宮則定布衣之交在靈武則冒難首至參大議於孤危坐寢與偕成收復之元功其交固矣良娣輔國雖惡其斥己而所欲者但令長源一日不居左側弗爲己難則意得而無餘恨於此而翩然已逝全終始之交綽有餘裕矣其於代宗也雖與謀元帥有翼戴之功而其早不待

青宮其後不參帷帟交未固也復東京拒吐蕃返陝州之駕誅殛三閹以清宮禁又未有功也代宗以畜疑之主離合不可終憑元載雖見忌於君而旁無相逼以升之朝士唯長源以宗臣人參謀訪唯恐軋己而代之且載文辯足以濟姦朋黨樂爲效命衆忌交集深謀不測抑非如婦人牝豎禍由陋識一去而遂釋然也載與長源立於兩不相下之勢而禍機所發不可預防呴嘘煙雲祝融冰雪其能攝陰幽人使之安枕哉且夫山亦未易居也其唯弢光未試混迹漁樵者則或名姓上達於天子而鋒稜未著在廷忘猜妒之心乃可怡情物外世屢變而不驚其不然者名

之所趨世之所待功之已盛地之已危卽欲抗志煙霄杜口時事而講說吟咏以追琴酒弈畫之流聞風而輻輳乃有偏遊戎幙拓落不偶之士爭其長短以恣其雌黃甚且挾占星卜氣讖緯之小技者亦退迹溪山而附高人以引靈絕之則怨生而謗起納之則禍發而延孰謂山之厓水之涘非風波薦疊殺人族人之險阻哉如稗說所傳嬾殘十年宰相之說已足深元載之娼嫉而可坐以結納妖人之大法則衡山一片地正元載橫施網罟之機也自非有所託於外援優游軍府而屈志下僚示以不相涉然其能免乎代宗處此已熟而長源何勿俛首以從也夫

長源非無意於當世之務明矣相唐以定天下者其志也因民昧逐元載而戮之以匡王國者也進退之間豈容不審而但以冥飛之鴻矯志林泉也哉

辨姦者辨於其人而已故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大曆之季年河北降賊之抗衡久矣田承嗣連昏帝女致位元宰一再召而必不踰魏博一跬步李正己李寶臣黨叛而自相襲奪不復知唐之有天下也乃盧龍彊悍可憑凶逆成習而朱泚一授節鉞隨遣朱滔入衞繼且自請釋鎮歸朝病而有輿尸赴闕之語代宗於此雖欲不驚喜失措隆禮以待之厠之汾陽之列使冠百僚

不能也桀驁者如彼而抒忠者如此其誠也雖然亦思其何爲而然哉德有以懷之與威有以震之與處置之宜有以服其心與三自反求而皆無其具則意者其人之忠貞素篤超然於羣類之中而可信以無疑邪乃泚之非其人也明甚矣託胎於亂賊之中熏染於悍戾之俗而狡凶尤甚假手於李懷瑗殺朱希彩而使其弟滔蠱三軍以戴己柔媚藏姦乘閒而竊節鎭既有明驗矣飾忠歸順遂倚爲心膂之大臣嗚呼何其愚也田承嗣李正己株守一隅阻兵抗命雖可負固以爭雄終非良久之謀也而泚尤岌岌驟竊幽燕衆志未戢而李寶臣有首邱之志日思攘臂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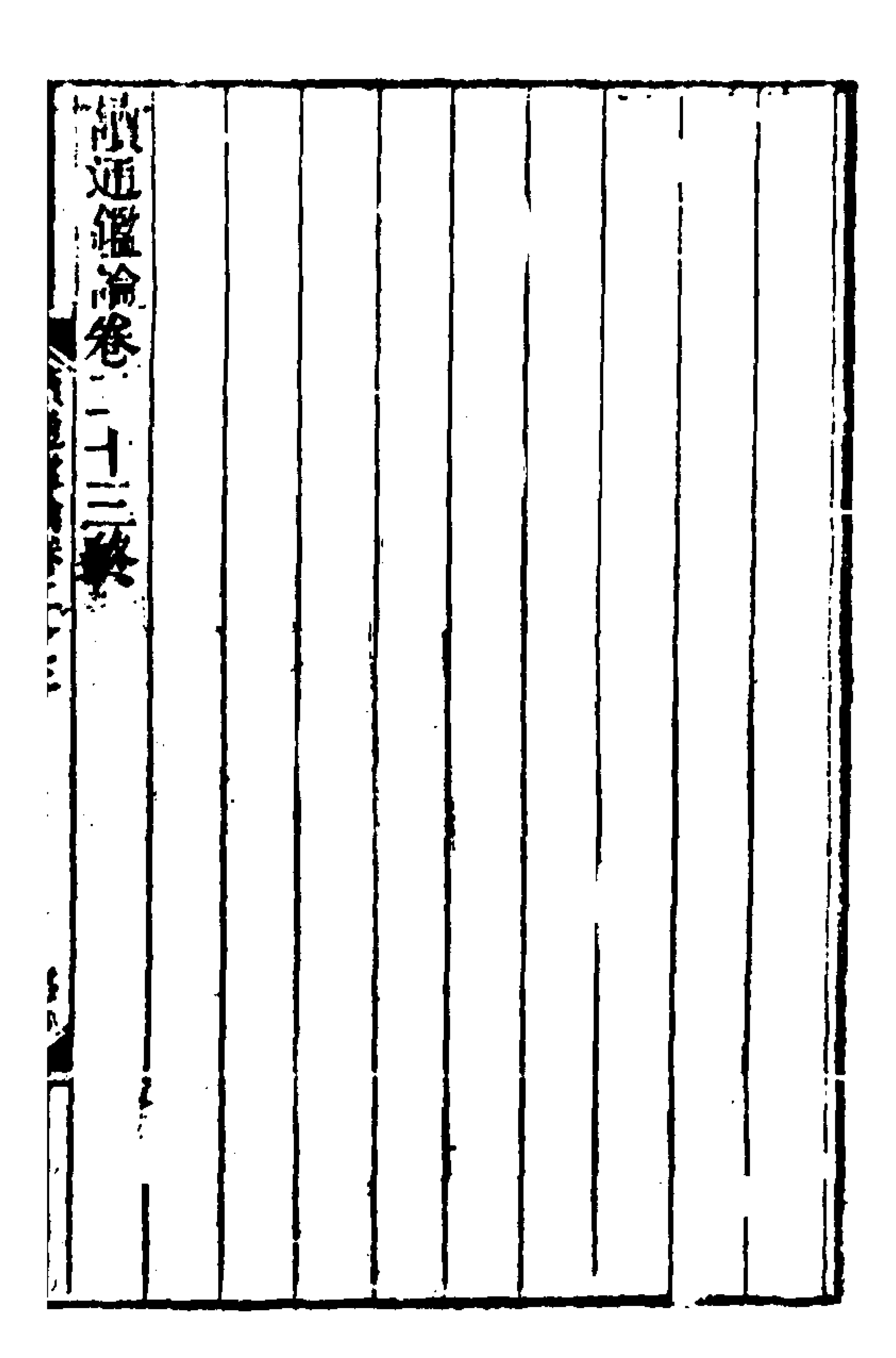
兵入其郛弗能遏也於是張皇四顧覗朝廷爲藏身之窟使朱滔倚內援以安枕於北平已乃居不世之功狎天子大臣而伺其閒隙以逞狂圖自彊藩割據以來人所未及謀者泚竊得之以僥幸代宗不能知汾陽不能制常袞崔祐甫之禍淺莫能致詰而泚果能優游巖廊以觀變亦狡矣哉代宗崩汾陽薨已德宗初政未有釁也是以遲久而始發不然泚豈能鬱鬱久居此哉若此者一望而知之而唐之君臣固夢夢也夫豈姦之難辨哉問泚之何以得帥盧龍而能不爲之寒心乎非但如安祿山之初起非有猾逆之易窺者也然則如之何於其入而待之以禮槃之以

秩而不授以政使受統於汾陽而汾陽得以制之豈徒泚之懸不足以逞乎河北諸逆知天子之不輕於嘗試而意亦消沮矣得失之機昏昭之別判於持重審固者之心非庸主具臣浪爲驚喜者之所能與也

法未足以治天下而天下分崩離析之際則非法不足以定之故孟子言仁天下而歸之法爲七國分爭十二失守不定之天下而言也有法不可施之日而後法亦無能以行則孔北海欲復王畿千里之制徒爲空言而身以喪國終以亡若封猶可治也法可施而豈容不亟建乎唐自天寶以後天下分裂而無紀至於大歷亂少息而泮散尤甚

雖然可為之幾正在是矣逆臣之逆橫已極矣唯意所為而不能以非法之法亂法也邪臣之邪貪已極矣唯利是崇然其亂法者莫能改法也故楊綰一相三月之間而天下為之震動恪共以從又綰於是得立法之本而行之有序綰不死知其可以定天下矣河北之逆未也西川嶺南之亂尤未也鳳翔涇原汴宋河陽之亂起猶非本也三豎亂於前元載亂於後朝廷無法而天下從風綰清修自飭立法於身而增百官之奉以發富兼罷團練守捉以肅軍政禁諸使之擅召刺史以孤悖逆之黨定諸州兵數以散聚眾之謀行之朝廷可行而行矣行之內地可行而行矣

且姑置抗拒之逆藩於不論使其允行之十年之後內閹而外患亦無藉以生天下將秩秩然兵有制吏有守則據土叛君者明其爲化外之跡而不敢以中逆貌順旣朝廷之寵命河北梗化之凶豎不斂手而聽命者未之有也夫代宗非果無能爲者一受制於李輔國而二豎因之元載乘之懷情以待得綰以相而志將伸綰遽卒情褻不足以勝任而代宗又崩矣唐之不振良可悼已然建中之初天下姑安者猶綰之餘休也法先自治以治人先治近以及遠綰清愼自持汾陽且爲之悚惕孰敢不服哉法猶可行治猶可定天奪綰而代宗終爲寄生之君過此無可爲矣



讀通鑑論卷二十三終